

前几天,我去邮局领取报社寄来的稿费,被服务员小姐礼貌地告知:“对不起,先生,今朝系统坏脱了,没办法操作,请依过两天再来一趟。不好意思!”我也不等这几百元钱用,过两天就过两天吧!

可是,在回家的路上,越越想越有点不对头:一句“系统坏脱了”,就可以拒绝支付本该属于客户的资金,不履行服务合同吗?虽然,我的钱很少,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果是人家等着办住院手续、要抢救生命的钱,你也能这么随便地让人家过两天再来吗?或者是等着付钱签定合同的客户,过两天,订单可能就泡汤了,造成损失邮局能赔偿吗?

信息时代,我们已经把许多本来用简单人力操作就可以完成的工作,都交给了电脑和网络,可一旦网

对“系统”防一手

周伟民

络出了问题,却连本来很简单的工作也无法进行了。类似的邮局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超市收银机坏脱了,商店刷卡机坏脱了,银行网络出故障了,经营都会受到影响。我曾经做过公司,人工报税改为网络报税后,不仅要大钱买电脑、买软件,还要接受培训,拿上岗证。可一旦系统出了毛病,就不能报税,真是急死人!

如今,迅猛发展的网络,已经将触角延伸进人类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网络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

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尽情享受网络的快捷、方便,“充分”地依赖着网络,但是,我们应该想到:万一哪一天网络瘫痪了怎么办?商业、金融、物流、电力、能源,甚至包括路上的红绿灯,都可能因为“系统坏脱了”而无法正常运转,我们怎么办?

信息时代,网络几乎全能操控着人类社会。而最近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棱镜门”事件,却暴露出网络危险的冰山一角!网络不但维系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更关乎国家的安全!

因此,我们对网络安全应该有完备的应急方法。国防自不必说,各行各业也应有预案。这样,当我们面临“系统坏脱”的时候,才能从容地应对,不至于束手无策!对“系统”防一手,很重要,很迫切!

首先,经过数十或近百公里路程的奔流,原水沿着粗大的管道进入了水厂的管道,这些管道上方插有多根细管。这些细管如碗口般粗细,它们有的投加混凝剂,有的投加消毒剂,有的投加氧化剂和吸附剂。投加了这些药剂的原水,再流经一截内径忽大忽小的管道,使得原水与药剂初步混合。

混合的水进入约3-4米高的长方形絮凝沉淀池。水在池中流过弯弯曲曲类似迷宫般的折板。在折板的导流下,水从上方流向下,又从下方流向上,好像蛇形排队那样横向迂回前行。而且流道一会儿狭窄一会儿宽敞,这样使水和药剂再次得到充分的混合,其道理就像水缸加明矾后搅拌一样。随着水流迂回行进,流道越来越宽,奔腾咆哮的流水,逐渐趋于平静。此时肉眼可以看到好多漂浮的微小颗粒,俗名叫“矾花”,学术上叫絮体。

水出了絮凝区后,有2道横跨水池的穿孔隔墙,过滤絮体。通过隔墙后的水,在沉淀池内静静地流淌,絮体慢慢地下沉,水变得越来越清,一眼望去水色由黄变绿,3米多深的水清澈见底,真让人惊奇。

经过约100多米、1个多小时的流淌,表层干净的水将要进入滤池。

每格滤池内有1米多厚的细石英砂层,砂层上方水深1米多,干净的水渗过超厚的砂层进一步去除水中悬浮物等杂物后变得异常洁净。

过滤后的洁净自来水在进入密闭的清水库前,再次添加微量的消毒剂,以抑制长距离输水时细菌的滋生。出库的新鲜自来水依次流入吸水井并通过水泵送到千家万户。在离水厂较远的地区建有中途泵站或水库泵站。

而絮凝沉淀池底泥、滤池反冲洗等污水经过浓缩脱水后,泥块装运填埋场。

从进厂原水到出厂自来水的主要水质指标全程在线检测,这些数据实时传送到自来水公司、城投总公司、市供水管理处。水厂除了日常水质化验外,还有卫生防疫中心对原水、出厂水质进行巡检和抽检,确保自来水水质安全。使用的净化药剂须经市食药监局许可。有关员工须持健康证上岗。在水厂的整个工艺流程中,不仅有严格的水质监督体系,还有完善的追溯机制。

为了减少占地面积,现在新建水厂大都采用高效絮凝沉淀技术,可使沉淀时间大大缩短。近年来,各种深度净化工艺在水厂的应用不断涌现。如在原水中加淀粉未活性炭,利用活性炭具有发达的空隙,吸附水中有机物和无机物;有先将原水曝气,利用水体增殖或人工培养的微生物能吃掉水中有机物的本领,建造生物氧化接触池;有臭氧及紫外线杀菌;还有超滤膜净水技术等,只是,采用这些新工艺的建设资金和运行成本比常规工艺要高得多。

今年4月,我报名参加东欧五国“波西米亚风情之旅”。根据游程,10天里将游览布拉格、布达佩斯、维也纳、萨尔茨堡、慕尼黑等地,光听这些城市名字,就有浓重的文化含量。

我是音乐爱好者,早年就喜听德沃夏克、莫扎特、贝多芬等作曲家的作品,为之陶醉。因此,我将此次出游“定性”为“音乐之旅”,行前憧憬满满。

但没想到的是,那天与大伙儿集结后,发现“同道”游客并不“同志”。如一老爷叔,居然托运了两坛“特加饭”前往,说是吃不惯威士忌,只对绍兴酒情有独钟,如此老爷叔知否德沃夏克都是问题。还有四位“一道”的时髦阿姨,是一帮牌友,已经设想一路上怎样摆开阵势“斗地主”了。唉,与这些“特加饭夯到维也纳,斗地主斗到欧罗巴”的爷叔、阿姨们为伍,我的



闲妻凉母



夏贺新

7月初,我参加了“知青·上海文学社”在浙江临安神龙川举行的征文笔会。三十多年来,我参加过好多次笔会,然而,参加知青笔会却还是第一次。

此前一个多月,“知青·上海文学社”发起了一次“返城前夜”征文活动,短短一个多月,竟有50多篇应征文章,且大部分文章情真意切,有血有肉,还原了那段酸甜苦辣的知青历史的真实。应该说这是一次颇具现实意义的知青文学创作活动,我也认真地写了一篇文章。据悉,“知青·上海文学社”还打算在年底出一本集子,书名就叫“返城前夜”。

尽管知青作者们写征文、编书不仅没有报酬,而且还得分担书的印制成本费用,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格外认真。文学社的几个组织者花了大量时间,逐篇阅读、点评,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开笔会前,将全部征文目录打印发给每一位作者,俨然正宗编辑部的作派。他们说,留下这份真实的知青历史,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不再重复这段历史。

笔会的第一天,近50位知青作者在一家农家乐的餐厅里相聚一堂,不顾天气炎热、蚊虫叮咬,洗耳恭听知青中的专业语文老师对其中10篇征文的点评。征

文中,来自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江西等地的知青居多,苏浙沪农村、农场的知青偏少。这是因为当年去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的知青“批量大”。在这些老大哥、老大姐眼里,我们上海农场知青只是“在家门口种菜”而已。其实,种地也好,种菜也罢,共同的知青经历让我们拥有共同话题、共同的情感。

第二天的文娱联欢会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一次大展示:诗朗诵、唱歌、小品等鲜活表演真让人感慨这帮知青“老顽童”、“老顽妹”无穷的生命活力,气氛暴热,笑声不断。直至晚上入睡,我的横膈肌还有点隐隐作痛。

上海拥有120万知青,如今都已步入“耳顺”或“古稀”之年;追忆苦涩青春、珍惜时下幸福生活共同的心理需求,催生了近年来连绵不断的茶会、酒会、舞会、餐会,也渐渐形成了多路以弘扬“知青文化”为宗旨的网站、报刊、文艺表演团队,并且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但我觉得,知青会更胜于一般的聚会,因为它可以用笔记录下一个特殊群体的故事。

知青的历史已成过去,活在当下,尽管知青们都已步入“夕阳”时分,但生命余晖照样可以照得红霞满天!

红霞满天

丁汀



丁汀

“音乐之旅”前景堪忧啊! 果真不然,在浦东机场候机厅里,导游让大家填写自费项目报名表,匪夷所思的是,想去金色大厅听音乐会的仅我一人。“金色大厅怎可不去?”见我惊诧万分,有人解释:要听音乐,上海也有机会,世界著名乐团不是来了很多吗?其他人纷纷附和。如此一来,导游只能劝我放弃:旅行社不可能为一人放一辆车的!我闷掉。但心犹不甘,暗下决心:届时“单刀赴会”,孤身“杀”进金色大厅去也!

游程开始,为一路便于照应,导游把我们团40个人分成7个“家庭”,最多的“一家”有15人,我和另一位“单吊”的李阿姨组成人数最少的“两口之家”。大伙儿瞎掰了:“天意啊,你俩除气质不同外,其余都蛮般配的嘛!”

那天终于要去维也纳了,途经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时停车参观山顶城堡。一小时后准备发车时,却发现少了李阿姨。

李阿姨六十出头,没有手机,不带相机,随身背一个中型挎包,喜欢特立独行。她每次一下车,第一件事就是端个水杯到处找水喝。据说临出国前,当白领的儿子给她一张字条,上写5个英文单词,其中一个就是water(水)。这天她又去找水,结果迷了路。她拿出字条,找出另一个单词hotel(宾馆)——她儿子说过,要是迷路了,就找有这个字的地方。她果真找到了一家宾馆,给前台服务生看字条,上面还有一个关键词china。服务生立马去电中国大使馆,又联系到地陪公司,再打到导游手机上,最后叫了出租车,总算把李阿姨接

回大巴。但这一来,足足耽误了一个半小时,后面的项目只得压缩。紧接着,我们一行来去匆匆先到茜茜公主的美泉宫,再去了施特劳斯雕像的城市花园,然后在施华洛世奇人造水晶专卖店兜了一圈,等导游指着大巴窗外对大伙儿说“这就是金色大厅”时,只见昏暗的天色里,一栋建筑一晃而过,什么印象都没留下……大巴抵达旅馆安顿下来,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音乐会都要散场了!

记得有人说过:“如果你喜欢音乐,维也纳绝对让你无法忘怀。”此刻与世界著名音乐圣殿擦肩而过,让我绝对无法释怀。眼看自己“单刀赴会”宣告破产,憧憬许久的观赏金色大厅计划泡汤,留下无尽的遗憾和无奈,我唏嘘不已!最后顺便提一下,那位李阿姨字条上还有两个英文单词,一个是how much(多少钱),一个是thank you(谢谢)。

“单刀赴会”泡汤记

李建申

有大排,你们碗里就不会是肉丝。”“加班吗?酬劳与工作强度相符吗?”“一周任选三天,税后两千五。”“公司在哪?”“陆家嘴商

倾听 90

花晖

“什么?!浦东啊!太远太远,这天气吃得消啊?”我胸口一闷眼前一黑,右手撑了一下桌面,才勉强稳住身体。无言以对,谈话结束。

一无所获,唯有据实回复校友,电话里其仅“呵呵”两声,想来是此情此景看得比我多了。罢了罢了,叹一句“孺子不可教也”,收线。

不知不觉间,我的学生已清一色是90后,此般雷与囧的经历累积起来已有不少,每每让我痛心。

今早起来,惊觉微信的朋友圈里多了整三版的图文。定睛一看,原来是那三人组。为首的加入了一项关爱残障儿童的慈善计划,成了名小老师。晒出的图片里有教孩童们踩脚踏车的、有围坐一圈画画的、有大手牵小手洗衣服的,阳光下其咧嘴大笑,牙箍毕现。下配简简单单的一行字:“教他们,让我学到更多。”

其余二人则穿戴着一身公仔服饰,和一群企鹅

般的角色,举着些或大或小的木牌,上书“节约用水”诸类字样,注脚标明此乃某环保机构的公益活动。除去头套的那张看得最是分明,两人已是汗流如注,狼狈不堪。看到此处,我目瞪口呆。

一通电话打给那位小老师。“最近忙什么?”“老师你不关心我的朋友圈啊?”“看到了。在哪做老师呢?”“崇明。”“什么!崇明不比浦东远啊?”“一点也不远。”“管饭吗?”“顿顿农家乐,可香呢!”“一个月多少?”“什么多少?酬劳吗?这哪能收钱的!老师你也……”我再次无言以对,接着只是静静地听她讲述她的快乐、她的收获。

我不由地问自己:如何去描绘出90后完整的肖像图?他们的正面、侧面与背面是多么的不同。他们对物质更依赖、对自我更重视、对信念更执着、对自由更向往。

倾听90,唯有倾听,才能走进他们的世界。



林佐明
保护故居
(三字福利名词)
昨日谜面:无名火俱消(四字环保名词)
谜底:空气净化(注:空气,凭空生气)

“嘎三胡”是一句普通的上海闲话。嘎三胡一般是指三五个人凑在一起,拉拉家常,讲讲山海经,海阔天空地侃侃大山——茶余饭后的消遣。

这种嘎三胡的方式,曾见于浙江农村。农村人不叫嘎三胡,叫做“讲朝事”。农闲期间,吃过夜饭大家凑在一起,从朱元璋做皇帝,讲到乾隆皇帝下江南,讲了慈禧太后是狐狸精投胎的,再讲聊斋的鬼故事……反正吹牛不打草稿,说话无需根据,只要有人讲,就会有人听,而且听得津津有味。

近年来,上海人把嘎三胡这口头语,搬上了书面,甚至成为电视栏目。然而,有的写成“嘎三胡”,有的写成“嘎山河”,也有的写成“嘎汕胡”——这大概是根据语音,各自凭想象写的。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写才算确切呢?笔者有一得之见。

在旧上海,我见到过走街串巷卖乐器的人,他肩上挂着二胡、京胡、洞箫和竹笛,为了招徕生意,一边走一边拉“三胡”。何谓三胡呢?二胡是二根弦的,靠里边的是老弦,外边的是子弦,弓朝里拉是低音,朝外拉是高音。三胡却是三根弦的,弓上的马尾一分为二间隔穿在三根弦之间,拉弓时不论朝里拉或者朝外拉,便有二根弦同时发出声音——即为复合音,听起来仿佛有两把胡琴在拉,偶尔听听三胡拉小曲也颇为悦耳。

然而,在舞台上演奏或伴奏的二胡、板胡、越胡、京胡包括马头琴等等,都是二根弦的,从未见过有把三胡搬上舞台演奏或伴奏的。这是因为三胡非正规乐器,只能拉着玩的,用上海话说——勿上台面。

弄清三胡是什么,便不难搞清嘎三胡的意思了。这里还要说一说“拉”和“嘎”:浙江人把锯木头叫做“嘎木头”,拉胡琴叫做“嘎胡琴”。据此,拉三胡也就叫嘎三胡。于是乎,人们把无关紧要,不着边际的闲聊,比喻为嘎三胡,也就再确切不过了。由此可见,用文字写成“嘎三胡”,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说「嘎三胡」

何沛忠

